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平江不肖生卷

江湖异人传·回头是岸

平江不肖生◎著

民國走陝川說興藏
小說興藏
齊庫
民國走陝川說興藏
齊庫
民國走陝川說興藏
齊庫
民國走陝川說興藏
齊庫

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平江不肖生卷



江湖异人传·回头是岸

平江不肖生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湖异人传;回头是岸 / 平江不肖生著. —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平江不肖生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56 - 1

I. ①江… II. ①平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533 号

整 理: 杨 锐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4.75 字数: 169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江湖异人传

第一章	楔子	3
第二章	千里眼与顺风耳	5
第三章	奇病奇治	10
第四章	原来是你	16
第五章	空中飞来酒食	21
第六章	风雪之夜	25
第七章	不可思议的侦探术	30
第八章	算命何用算盘	39
第九章	怪雀牌与怪名刺	43
第十章	神仙师父	51

回头是岸

第一回	袁家坳春宴说猴经 瞿公庵空门逢倩女	57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回	瞿元德延师教劣子 蒋辅卿求友捉奸夫	70
第三回	陈学究神课触灵机 李壮士奋勇斗恶霸	91
第四回	小土豪奸淫受恶报 娇女子卖解诛亲仇	112
第五回	独眼龙远道续良缘 湖萝葡故乡警污吏	133
第六回	惩淫僧巧断忤逆案 忘形迹罚出押柜钱	150
第七回	金知县延见会党魁 湖萝葡演说乞丐史	164
平江不肖生年表		徐斯年 向晓光 杨 锐 173

江湖异人传

第一章

楔 子

这篇记事的材料，十成中有两成，是我亲眼所见，八成是得之诚实可靠的友人，于今将它详细写了出来。在看官们的眼光，看了这一篇满纸荒唐神怪的文字，未必不存一个“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”，和看《封神传》《西游记》一般的念头。但是此刻的我，在提笔记述这一回事，脑筋中觉得有三种缺恨。

三种什么缺恨呢？第一，是恨我自己的文笔太恶俗，每次提笔作文，词不达意的地方太多。有许多曲曲折折的情事，我这恶俗的文笔，不能描摹尽致，不能使看官们，对于文字上，发生一种美感。若在平时，作那些不相干的小说，和种种消遣的小品文字，却马马虎虎的，胡诌一会儿。所记述的事，半是空中楼阁，文笔所能达得出的，就写了出来；达不出的，便不写它也罢了，文章对不住事实的时候还少。唯有记这一篇的事，不能由着我这支笔乱写。

我这支笔，既是恶俗，将事实写出来，必不能使看官们发生美感，则是我的文字，对不住这一篇事实了。我的文字对不住事实，便是我本人，对不住做这事实的人，和那几位诚实可靠的朋友。所以这是我对于这篇记述的第一个缺恨。

第二，是恨我自己不曾研究过神学，对于此篇所记述的事，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。使看官们见了，增加信任的心，甚且认作

《西游记》《封神传》等一类像思造的神话。

第三呢，是恨我缘分浅薄，不得多与篇中记述的异人周旋，耳闻目见的情事有限。即尽情写出来，仍不是仿佛其本领之万一。只是我未提记述这篇事实之先，已有了这么大的三种缺恨，不好就放下来不写的吗？这却又办不到，因为我一腔好奇的念头，驱使着我，时时刻刻不能将这些事放下。风晨月夕，亲朋过从的时候，将这些事，一件一件的翻出来，作为清谈的资料。亲友总是听得忘饥废寝，动辄连宵达旦。在他人或者以为甚苦，而我因被一腔好奇的念头所驱使，乃欣然而乐道之。

自居沪作文字苦工以来，曩日聚谈的亲友，都天南地北。莫说几年来不能相见一面，便是音问也很稀少。我好奇的念头结果，所得来的一肚皮奇闻怪事，遂无从宣泄。《西厢记》上头说得好，“除纸笔代唇舌，千种相思向谁说”，我于今也是“除纸笔代唇舌，千种奇闻向谁说”。

我做这篇的意思已说明了，毕竟异人是谁呢，有些什么奇闻怪事呢？待我一件一件的，分作一篇一篇的，在下面写将出来。

第二章

千里眼与顺风耳

戊午年十一月，我从汉口到上海来，寄居在新重庆路，一个姓黄的朋友家里。我这朋友，夫妻两个，也是在上海作寓公，年龄都在三十上下。两夫妻好奇的念头，和我也差不多。我住在他家，终日所谈论的，自然有大半，是我平日由好奇之念，得来的奇闻怪事了。

这日黄昏时候，我们三人，正围火炉坐着谈鬼。忽然来了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姓张，因他排行第四，我们大家都叫他张四爷。张四爷进房脱了外套，我们就腾出点座位来，给他坐了。他即笑着问道：“你们正在这里说些什么？我在门外听得声音，好像是说得很有趣味的样子。”黄太太嘴快，抢着笑说道：“我们正在这里，青天白日谈鬼话呢！”说时随用手指着我道：“老向肚子里的鬼话最多，在这里住几天，也不知谈了多少的鬼了。”

张四爷听了，便笑嘻嘻的问我道：“你肚子里有许多的鬼，毕竟眼睛里见过鬼没有呢？”我摇头答道：“实在不曾见过一次鬼。你是这么问我，难道你是真见过鬼吗？你又何妨加入我们这谈鬼的团体，谈些亲眼见过的鬼来听听哩。”张四爷也摇着头道：“我也不曾亲眼见过一次，但是我此刻同住的，有一位姓陈的先生，他实在是驱神役鬼的本领。他这本领，我却是亲眼见过的。”我们三人，当下听

了这话，登时都觉得比谈那些虚无缥缈的鬼，更加有趣味些。不约而同的，齐声问张四爷，见了些什么驱神役鬼的本领，而且都一迭连声的，催着张四爷快说。

张四爷道：“这位陈先生，和我同住了将近一个月，直到前夜，我才得领教他的本领，知道他是一个很奇怪，很有研究价值的人。我只知道他姓陈，至今尚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他初来我那旅馆的时候，据我那旅馆主人向我说：‘这位陈先生，是湖南平江人，才从广东到上海来，全没一些儿行李。这么寒冷的天气，他身上还只穿一件青大布夹袍，其穷就不问可知了。因碍着一个介绍人的面子，不能不给他住下，开给他吃的伙食，和住的房间，只怕是肉骨子打狗有去无回。’我当时听了这些话，也不在意。出门人在外，短少了盘缠的事，本来不算什么稀罕。况且这位陈先生，还有一个有面子、能介绍他到旅馆里来住的朋友，就只少了点行李衣服，更是极寻常的事，一晌也没人将他搁在心上。

“到了前天夜里，旅馆主人到我房里来闲谈，因我和他认识得久，我住在他旅馆里，他一得闲，就到我房里来坐。前夜他来了，笑容满面的向我说道：‘张先生你说，看人是不容易么？’我就点了点头道：‘那是自然，古人不是说了，“知人难，知人则哲”的吗？你说这话，是看谁看走了眼么？’主人伸开那巨灵掌，在他自己大腿上，拍了一下道：‘你知道我前次和你说的，那位从广东来的陈先生，是个什么样的人么？’我说不曾见过面，怎得知道。主人举着大拇指道：‘这人有神出鬼没的本领，真是了不得。你也是一个老江湖，这种人，倒不可不见识见识。’我说你怎么知道，他有神出鬼没的本领哩？

“主人道：‘我家里这个瘫痪了的侄女，你是见过的呢。她不是从两三岁上，就害筋骨痛，直病到此刻二十二岁，手足都卷曲得作

一团，已成了废人的吗？不知陈先生听得谁说，知道我家里有这么一个废物，前几日，忽然向我大小儿说：你不是有一位残废了的姐姐么？大小儿自是答应有的。他说：曾请医生诊过没有哩？大小儿见他问得没有道理，随口抢白他道：没请医生诊过，两三岁害筋骨，还能活到二十多岁吗？

“‘他受了大小儿的抢白，也不生气，仍是和颜悦色的说道：那么筋骨痛是已经诊好了吗？大小儿更加不高兴道：诊好了时，也不说是残废了。他还是不介意的样子说道：你府上的人，也都愿意你姐姐的病好么？大小儿再也懒得答话了，提起脚要走。在这里就很奇怪，他见大小儿提起脚要走，忽然打了一个哈哈道：你定要走这么急，得仔细你自己口袋里的东西，不要被你少奶奶破获了，难为情呢。大小儿已走出了房门，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
——“‘原来大小儿不成材，最是爱嫖，我早知他不上正路，横竖一文钱也不落他的手。他在外面东拉西扯的，欠了好些嫖账。这日是小月底，实在被逼得没有法子，就起了不良的心，趁他妻子不在跟前，偷开了首饰匣，拿了一朵值洋四五百元的珠花，一对八两重的金镯，打算去当店押了钱还账。只因见我坐在客堂里陪客，他是虚心人，怕我问他去哪里，只得到这陈先生房里，想胡乱支吾一时半刻，等我送客走了，便好出去。

“‘他偷这两样首饰的时候，房中并没第二个人，陈先生的房间相离得很远，并且小儿的房在楼上，陈先生的房在楼下，这两样首饰，又是放在贴身的一件小褂口袋里，外面罩着皮袍、皮马褂。见陈先生是这么说出来，小儿如何能不吃惊呢？但是这时我已送客走了，客堂里没人，打陈先生房里出来，便是客堂，出客堂便是大门。小儿虽是吃惊，只是心想跳出大门，就不要紧了，这时客堂无人，还不趁此出去，更待何时。所以虽听了陈先生的话，也不回头，三

步作两步的，一溜就出了大门。

“‘谁知事真凑巧，他刚溜出大门，劈面正撞着他妻子。他妻子因昨夜见他唉声叹气，说话露出没钱使用，要找当头去抵当的意思来，已就存着提防他偷首饰的心了。这日见他的马褂，不在衣架上，打开首饰匣一看，独不见了这两样贵重的。急得问话的工夫都没有，匆匆忙忙的追了出来，以为若是走得不远，还可以追赶得上。追到马路上，两边一望，不见一些儿影子，一时不能决定，须向哪一边追赶。我这门口，不是住了一个起课算命的先生吗？他妻子没了主意，就想回头起一课，看是从哪一边追赶的好，也想不到迎面撞个正着。张先生你说，他妻子到这时候，还肯放他走么？遂一把扭了进来，硬从小儿身上，将两样首饰搜了出来。还吵闹了好一会儿，直待我闻声出来，每人骂了一顿，才算完事。

“‘小儿这时就深悔，不该不听陈先生的话，竟被自己老婆破获，弄得怪难为情的。只是心里一边悔恨，一边很觉得诧异，陈先生住在楼底下房间里，从来不曾去过楼上，并且独自在楼上，悄悄的事，陈先生怎知道这般明白呢？又怎知道我妻子在门外，我一出去，就会破获呢，这不是太稀奇了吗？

“‘小儿心里这么一想，立时又走到陈先生房间里，一看陈先生已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小儿也来不及讲客气，跑到床跟前，几推几摇，把陈先生推摇醒了，翻着一双白眼，向小儿说道：我要和你说话，你就急急的要跑；此时我要睡觉，你却又来吵我了。小儿说道：你的话真灵验，我口袋里的东西，竟被我那不懂情理、不贤良的老婆抢去了。不过你怎么知道的，比亲眼看见还要明白？是个什么道理，你倒得说给我听。你说话既有这么灵验，我还有事，要请你帮忙。

“‘陈先生翻身坐起来，装作不理会的样子说道：你说什么话？我不懂得。小儿着急道：就是刚才的事，你怎么说不懂得呢？刚才我从

这里走出去的时候，你不是打了一个哈哈，接着说道：你定要走这么急，得仔细你自己口袋里的东西，不要被你少奶奶破获了，难为情的吗？于今你的话应验了。我特来问你，你不要故意装糊涂吧！陈先生仍是摇头道：没有这回事，就是有，我的脾气不好，不论什么事，我睡一觉就忘了。小儿更急得跺脚道：哪有这么个脾气？故意装糊涂罢了。我刚才明明白白的，在这房里，你还寻根觅蒂的，问我那残废姐姐的病。我心里有事，问得我不耐烦了就走。到此刻还不上半点钟，你就是睡，也未必睡了一觉，你这糊涂装得我不相信。

“‘陈先生见小儿那般着急的情形，方笑着说道：东西已经抢去了，还说什么呢？我又不是神仙，不过我两只耳朵，比你的耳朵灵些。你在我这里说话，你少奶奶在楼上开首饰匣，点查首饰，口里骂你没有天良，拣贵重的偷了去还嫖账。一面骂，一面下楼向外面追赶，我都听得清楚。又看了你那不安的神情，不住的用眼探看客堂里，我心里已猜透了，所以能说得这么灵验。难道我真是个神仙，能知过去未来吗？’

“‘陈先生和小儿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正在隔壁房里，只间了一层很薄的木板，因此一句也听到了耳里，心中不由得暗恨小儿太不成材。陈先生坐在楼下房间里，一面和人说话，还一面能听得隔十几间房的楼上，人家老婆在那里开首饰匣，点查首饰，并听得出骂人的话来，这种精明，还了得吗？小儿听了，竟不在意，好像肚皮里，还在那里思量：你既是一般的用两耳听得来，也算不得稀奇了，就求你帮忙，也不中用似的。听完陈先生的话，一声不响就走了。’”

第三章

奇病奇治

“‘我当时听了，倒觉得奇怪得很，即走到陈先生房里，恭恭敬敬的一躬到地说道：我在隔壁，听得先生和小儿谈话，不由得我钦佩到十分。小儿糊涂荒谬，何足以知道先生的本领？承先生关心舍侄女的病，感情不浅。陈先生见我进房是这么说，却不装糊涂了，随口谦逊了两句，让我坐下说道：我住在这房里，因时常听得一种声音，仿佛小孩坐的摇篮，四个小轮盘，在地板上滚着响。只是那声音，很沉重，推行得很迟缓，揣想必不是小孩。十九是残疾的人，不能行走，才用这种推床。然这残疾的人，若是男子，终日在内室里推来推去，必然闷气难过，隔几日总得推到外面来一次。纵说此刻是冬天，推出来畏冷，但不在冬天，必是要出来的。这旅馆的房屋，我知道是主人自己构造的，那么府上既有残疾的男子，须用推床推着行走，这房屋建筑得不到十年，当建筑的时候，从内室到外面的门槛，为什么不做安得上、拆得下的呢？像这样的高的门槛，要把推床推过来，不是要几个健汉来扛抬吗？并且我听在内室推行的声响，可断定接连几间房，都是没有门槛的，所以我能猜出是个女子。张先生你说，这位陈先生的心思，有多细密？’”

我听得主人述这一段话，我心里也不由得很钦佩，并佩服那旅馆主人的心思目力，也都不错。黄太太就在旁边插嘴说道：“这怎么

算得是驱神役鬼的本领呢？这不过是现今最流行侦探小说当中的侦探本领罢了。”张四爷笑道：“我的话还不曾说完，你就下起评判来了，自然尚有后文在下面。我当时问旅馆主人道：‘他说过了，你怎么说呢？’主人道：‘我说：陈先生的医道，想必是很高明。舍侄女从小就害筋骨痛，到于今已差不多满二十年了，不知还能治不能治？’陈先生道：医道我虽略知道些儿，此刻不曾见着令侄女，能治不能治，却说不定。我说：那是自然。我之所以说还能治不能治，是说已经二十年的老病了，又是最难治的筋骨痛，以为已是没有诊治的希望了。据先生说来，就是年代久远的，也有能治的希望吗？陈先生笑道：若绝没有能治的希望，我也不说要见面的话了呢。我听了自是又惊疑，又欢喜。惊疑的是二十年来，不知诊过了多少名医，不曾诊好。并都说这种病，只要过了三年五载，便没有诊治的希望了。而这位陈先生居然说年代久远的能治，这话不但我惊疑，料想张先生初听了，也必是很惊疑的，欢喜更是常情，不必说了。

“‘我即时一面教人知照敝内，一面请陈先生同到舍侄女房里。他也不看脉，也不问什么话，只要舍侄女提高嗓子，用力喊一个歌字，舍侄女害羞不肯喊。我和敝内劝喻了几遍，才轻轻的喊出来。陈先生听了道：喊低了不行，得尽着气力喊一声，我可立在隔壁房里听。舍侄女见说可以在隔壁房里听，觉得比立在跟前听的好些。我陪着陈先生到外面房里，听得舍侄女喊了几声，那声音都很高很长。陈先生向我点头道：还好，大概有八成能治的希望。不过多年痼疾，须多费些时日。我问：须多少日子？他低头思量了一会儿答道：计算至快也得半月二十工夫。我说：只二十日工夫，便能完全治好吗？他笑道：若是治不好，便二百日也是白费功夫；治得好，有二十日，纵相差也不远了。

“‘我当时心里，也不免有点儿不相信的念头，只是他既说得这

般容易，且看他怎生治法。敝内以为要开方子服药，拿出纸笔来，放在桌上。陈先生问我道：这纸笔是拿来开药方的么？我点头应是。陈先生道：若是开药方服药，只怕服到明年今日，也难望治好。我治这病，一剂药也用不着吃，你只去油行里，买一担桐油来，预备一口新锅、一炉炭火，以外什么也不要。我一听他这些话，登时又起了一种疑团，何以呢？去年有一个江湖上行术的人，在三马路这一带，给人治脸上的麻子。听说也是用铁锅，烧一锅油，行术的人，却先擦了些药在锅上，锅里的油，一辈子也烧不红。他伸下手去，一点儿也不烫。在旁边看的人，就以为不得，相信他真能治麻子，是这么骗钱，也骗了不少。后来不知怎么，被那请他的人家知道，有心算计无心的，乘行术的人不在意，换了一锅油，在火炉上炖着。油是一不滚，二不出气的，行术的人，哪里想到有人暗算呢？才伸下去五个手指，可怜痛得他大叫：哎哟，旁边看的人，都哄着笑起来。行术的人，知道上了当，哪里还敢说什么，一手捧着那烫去了皮的手，痛得泪眼婆娑的走了。

“‘我这时听得陈先生也说要锅要油，那治面麻的笑话，自然登时记忆起来了，禁不住一连望了陈先生几眼，一时不好怎么答应。忽转念一想，那行术的是讲定了价钱，不过借着这玩意儿好行骗的，并且骗钱到手就走。这位陈先生，在我旅馆里，果是治得好，我自应重谢他；若治不好，料他也不好开口问我要钱。他既不是骗钱，倘没有真实本领，又何必丢人哩？我看他是个很精明的人，决不肯干这种无意识的事。我有这么一转念，遂问道：用得着一担桐油吗？陈先生点头道：一担还不知道够不够咧。我又问道：要承得下一担油的新锅么？他说不要，只要盛得下十多斤油的就行了。我说：不要旁的东西了么？他说什么也不要。我说：一担油，做一次用吗？他说一日用一锅，用过的不能再用。若是半个月治得好，一担油就够